三段滿懷感恩的美好辨別回憶

關俊棠

God has committed some work to me which He has not committed to another.

I have my mission – I may never know it in this life,

But I shall be told it in the next.

Therefore I will trust Him. He does nothing in vain.

He may prolong my life. He may shorten it;

He know what He is about.

O my God, I will put myself without reserve into Thy Hands.

(St. Cardinal Henry Newman)

打從六歲那年開始，不知不覺，原來已經做了七十年教友，五十載神父。在這幾十年的生涯裡，總有些時候，要面臨人生某些重要的抉擇。這些抉擇，不單只影響了往後的生活，更塑造了一個怎樣的我之為我。

那年我 24 歲，正在羅馬攻讀神學第二年，因種種原因，忽然間升起一份莫名的恐懼：害怕做不成神父。神師說，這是魔鬼的誘惑，多祈禱。我真的祈禱，但害怕依然！香港六年聖神修院培育，羅馬三年傳信大學哲學培訓，給我一個肯定：成為神父當是我的終身職志，是我此刻一定要達成的奮鬥目標。如今這目標忽然變得如此遙遠和脆弱，一旦做不成神父，我如何對自己交代？我如何向離港赴意那天來送船的爸媽，栽培我的神長、朋友、同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學寄予的厚望交代？我面臨一個影響終身的抉擇：做與不做神父？這個問題，足足折磨了我一年有多。就在最最困惑的當兒，在未有事先安排，十分偶然地，參加了復活節後，在羅馬近郊一個專為外國（即非意籍）來羅攻讀神哲學的修士們的避靜。第一晚第一堂道理中，主領神父劈頭第一句話：「如果我不先選擇天主作我生命的中心和理想，做神父有啥用！？」這句話，如當頭棒喝，狠、準、直接了當，直插我心，破解了我的疑惑，還了我一份自信，恢復了久違的笑容。這句話，陪伴我走了五十個鐸職的寒暑生涯。今天，回想起來，仍只能用一句話來形容：是天主親自出手打救了我。[1](註一)

第二個需要分辨神恩協助的經驗落在晉鐸後約十年的時間。中國十年文革在 1976 年四人幫倒台正式結束。葉劍英公開承認這是共和國一個嚴重的錯誤，1979 年宣布改革開放。

早於 60 年代在歐洲求學時，每年的長暑假都有機會到不同國家做暑期工，一做就是兩個月，餘下的假期會做背包一族到各地觀光。每到一處美景，總聽到附近的導遊對人說，這是本國最美麗的湖，或全世界最大的瀑布，又或最了不起的建築、最磅礴的山境，最收藏豐富的博物館……。每次聽到這些讚詞，心中總有點酸溜溜的味道。人家的美景見得多了，自己祖國的山河，只憑中學時代上中國歷史與地理課時老師精彩的形容，卻從未親身體驗過，心想他朝一日，能北上神州之日，定不會錯過！這是為何 1979 年中國正式開放後，我第一時間和幾位朋友，第一次坐了三十個小時硬座上北京的原因。不過，除了為滿足一覽祖國山河如此多嬌的好奇外，令我北上的另一個更大的原因，是我真的很想

1 靈閱 瑪 16：24-27；谷 10：17-22, 27；瑪 12：18-21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知道整整十年文革，中國發生了什麼事，還有是自 49 年後，中國天主教至今的情況如何？不只是想知多點，而是想關懷多一點 30 年來因複雜的政治背景和無神主義意識形態下吃了不少苦頭的教友、修女、神父、主教他們。一個特別深刻的記憶是拜訪內蒙呼和浩特教區的老主教和幾位神父。他們都是剛接受政府的邀請返回「地上」，願意協助在政府的規範下重新恢復教堂的工作。分享時，體會到他們所面臨兩難抉擇所要擔負的痛苦，國內國外地下教會的成員和同情者，都視他們為教會叛徒。然而他們卻認為，與其繼續不合作致令教友們得不到聖事的滋養及聖經教理上的培育，倒不如取得某程度上的空間，讓教友們度正常的禮儀生活及善會服務生活，豈不更重要！當日探訪他們時，主教神父們住宿的地方真的是家徒四壁，被褥單薄，廚櫃空空如也。我們立刻跑到火車站附近唯一較大的百貨店，為各人添置了熱水瓶、漱口杯、毛巾、小電筒、棉衣和被，還有茶葉、乾糧……等。這些牧人，忍辱負重，為什麼仍要受別人特別是自己人的白眼，及被視為叛徒的羞辱！？一段日子後，又知道中國教會開始恢復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並且有意重開修道院、培育神職人員。當時我也是被邀請協助教學的其中一位香港教區神父。

當時，我面臨一個抉擇，除了在教區既有的工作外，我是否也該參與國內教會的神學培育工作？因為當時無論國內或國外包括香港已經又再揭起了地上地下教會的爭議和矛盾。心是很想用教區給我在倫理神學上的栽培，能貢獻給當時唯一能開辦修院提供神哲學訓練的地上教會，但當時香港教區不少人都對協助地上教會持有相當大的保留甚至敵意，我該如何取決？！於是，安排了自己跑到台灣彰化耶穌會靜院做了第一次的 30 天神操退省，神師是徐可之神父。神操後，心中了然，決定北上，用所有香港工

作後能省下的時間協助國內修院教學。出乎意料之外，此舉一出，惹來了不少批判的聲音：地上教會不可信，你們都被利用了、媚共、親共……怎對得住地下教會……！？

80 年初，正當我做聖神修院院長之際，有一天胡振中樞機叫我到他的辦公室，一進門，他就對我說：「亞關，你怎麼經常返大陸教書，許多人都對你有意見，昨天澳門有些神父來信，若果修院院長繼續如此，我們不會派修生來接受培訓。」當然，靜山靜院 30 天的退修分辨，給了我繼續北上的平安和勇氣。管他什麼地上地下的，他們都是天主所疼愛的子女，都是在不同程度及形式上為信仰受過苦的信徒，都是普世教會大家庭裡一群我們最小的兄弟姊妹。誰邀請我，那裡就是天主派我去的地方。神父，你這樣想太 naive 了，事情不是你想像的簡單！Naive？Yes！但福音卻如是說。直到稍後教宗正式發出要求台灣教區和港澳教區要作中國教會和普世教會之間的橋樑的呼籲後，不少男女修會才積極地以不同方式回應發展橋樑的角色。回想起來，當時我們三人，鄭生來、徐錦堯和我，也算是首批公開的先行者，只不過我們都不是教會官方委派的。靜山一行，讓我從 80 年代開始一直到 1997 我的生活轉型前，一直有幸能為中國教會盡了點微力，並心懷感恩。[2](註二)

第三個分辨較為特別，那是一個潛藏了十年到最後一定要面對的抉擇。首先，我不得不衷心感激教區當局一直以來給我許多栽培和信任。自升神父之初就委以重任，多年來都是在做培育的工作，更栽培了我成為一名神學工作者。而我自問也是盡心盡力做好我的牧養工作，其間當然因為自己的無知、自大和缺乏人生

2 靈閱 瑪 25：31-46；路 7：40-48；若 17：6-26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經驗而犯了不少的錯誤，也傷害了身邊的人。幸好，我肯反思，我肯認錯，我肯繼續學習。所以，總的來說，我的鐸職生活也是頗暢順和喜樂的。直到 1985 年生命起了變化。

1984 年我卸下了修院院長一職，按教區的要求，準備返羅馬完成倫理神學博士論文。在羅馬期間，除了搜集資料、撰寫論文外，我能有不少額外的空間，讓我有機會好好去反省過去十五年自己的鐸職生活。與此同時，我也參加了額我略大學神修與心理學院整整一年的個人輔導課程。上學期每週兩次接受輔導，每次約一小時，下學期多加一個小組互動輔導。在兩年多的論文期間，我對自己，對自己的神職生活，對教會臨在世界社會的角色，對教會現行的存在制度，對教友和神職人員的培育……等等有了一些與傳統頗不一樣的看法。

87 年完成了論文後返港，先後做了神學部主任，開創了專門培育有志進修神學的夜間神學即今天的宗教學部，開始婚姻培育的工作，在港神學教學的同時，仍繼續北上回國內修院教學、人格與靈修輔導、倫理講座……等，有時，更接受北美、澳紐、星加坡的華人教友們邀請為大家主持講座及退省，生活是挺充實和忙碌的。

然而，正正就在這看似充實和成功的背後，一種似曾相識的聲音，那種在羅馬完成博士論文期間，對自我對教會探問的聲音又再浮現，而且愈來愈強及迫切。終於，在 1996 年夏天，我安排了到美國加州 Big Sur 一座隱修院做 30 天的退省，帶領我的是該院剛卸任的老院長。退省中，天主逐漸讓我更清楚看到自己的不安、疑惑、不滿背後的因由，也引領我逐步發現擺在我眼前可能有的抉擇：要麼以另一種形式繼續我的牧職生活；要麼按壓這份不安，若無其事地繼續做個安份的神父？30 天後，滿懷感恩下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山，接著到三藩市附近一座小鎮名慈悲中心的女修院跟一位很有帶領退省經驗的修女再做十天的延續退修。

修女很擅長解夢，而我在那十天期間，也真的做了好幾個很特別的夢。和修女分享夢境，她也真能透過這些夢境，助我發現內心更深層的律動和未來的取向。這十天山下的體驗和 30 天山上的體驗很吻合。懷著感恩和平安，我開始寫信給胡樞機。[3](註三)（我這掙扎近十年最終要做一種另類選擇的內容，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拙作《紅塵誤・悟紅塵》2006 年塔冷通心靈書舍出版，「給胡振中樞機的信」及「也是家書」兩篇文章 P.7-15。）而那位帶領我這十天退省的修女，至今仍是我靈性上的導師，我們每個月或兩個月會透過網上見面。

年初，接受《神思》的邀請寫關於我在「辨別」(Discernment) 過程中的一些體驗時，我欣然答應了。不是我如何幫助別人做辨別的經驗，而是我自己的親自體驗。所以，不是專業論述「辨別神恩」的文章，而只不過是你們當中一位小兄弟切身的分享。

做人最重要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一直很喜歡德國哲學家尼采的一句話：「既知緣何上路，萬水千山等閒。」人會變質，純樸的初心，也會隨著歲月，因成就、權力、名聲……等而會變質！分辨的工夫，不只是一生人在某些重要關頭，來作一次過的分辨後，就會保用終生。辨別神恩是每日的工夫。正是在自己的事業（包括：家庭、人際、工作、福傳……）有成或一敗塗地之間，不斷去檢視查察及與天主的心對照的工夫。

3 靈閱 瑪 12：46-50；若 14：1, 2, 18, 27；若 21：15-17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其實，亂世也好，太平盛世也好，人會墮落，人會失掉美好的初心，永遠都有這可能！魔鬼是全世界最最勤奮的和平破壞者，從不休假，所以，人要學習守好自己的心，要學識辨別，那管你是教皇或高僧，上師或樞機主教，獻身修道了幾十年的修行人，或仍沉醉在蜜月期的新領洗者，每天都得學孔子一樣「吾日三省吾身」：

- 今天我有好好想起天主嗎？
- 今天我成了別人的福源？抑或是別人受苦的原因？
- 今天我是甘心情願，盡心盡力做好自己的責任嗎？

日子有功，人就會漸漸變得較清明，雖仍會犯錯，但錯得不會太離譜！！一個學會辨別的人，會擁有較持平的理性，在認為自己百分之百對的時候，仍懂得留點我可能錯的空間；在情緒高漲要推倒一切我認為十惡不赦的東西時，會停一停，問問自己，我身上是否也有這惡的成分？

人的一生，大大小小抉擇無數，做人難啊！為活在世而不屬世，屬世卻又要活出世的基督徒，尤其不易。如何在自己人生路上，既做個真實的自己，又能與天主的心意合拍相通，是個大學問。學識分辨的智慧，是個十分重要的靈性修持，但修持的先決條件，人要培養：

- 靜獨中的祈禱（祈禱時關上門，在暗中向父禱告。）
- 受教的心（容讓天主透過喜歡你的或不喜歡你的人來啟迪你。）
- 心懷感恩（一切都是恩賜，一切都是白白得來……包括你的努力也是恩典。）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這樣，我們才不致令自己墜入「傲慢」和「無知」的迷路中，不管你是聖王……或是市井！

很喜歡聖紐曼樞機 (Saint Cardinal Newman) 那句話：To the end of the longest life you are still a beginner. 就算活到了一把年紀，我仍是個初學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